

我有我天空 - 第 1 集 - Henry、Mandy - 傷殘夫妻一起走過義工之路 (上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H Henry、M Mandy

W：歡迎大家收聽「我有我天空」這個環節。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，我的名字是 William 陳衍泓，很高興第一次在這節目裡分享一些不同人的故事，一會兒大家便會知道為什麼會不同人的了。坐在我身邊有一對夫婦在這裡，先請他們出來聊一下天，有 Henry 及他的太太 Mandy，你們好。

M：Hello，大家好。

H：你們好。

W：Henry

H：你好。

W：我認識了你已經很久，你叫丁向群。我想問一下你，請你上來當然有一些東西跟我們分享，我知道你跟我們普通人有些地方是不同的，有什麼不同？

H：我是一名肢體傷殘人士，我那種是行動不便。

W：從小到大都是這樣？還是別的原因？

H：意外造成。

W：意外造成？現在完全不能行走？

H：能走，但是走得慢，走得古怪一點。

W：是否有些輔助器材幫助你？

H：其實不論坐輪椅也好，坐的士也好，我覺得坐輪椅很多限制，有一級樓梯就已經去不到一個目的地了。

W：明白。

H：社會上有很多長者中風，我的原因不同，但是效果病徵就像中風病人一樣。

W：OK。即是一隻腳行動不便。

H：我是左手、左腳不方便，因為我是右邊頭腦受傷。

W：哦。一會兒再分享你的故事。Mandy 妳呢？妳好像跟我們又是有些不同。

M：是啊。其實我是一個傷殘人士，我也是肢體傷殘的，但是我的分別就是 Henry 是後天，我是先天。我是先天馬蹄內翻足，即是等於一出世就是這樣，沒有得選擇。

W：「馬蹄內翻足」是一個專業名詞，可否多說一點？

M：一般人雙腳平時放在地面是可以貼地的，但我雙腳是向內的。

W：內翻了。

M：是啊。

W：我形容給大家的圖畫是這樣的，正常人是腳後跟到地，之後可以腳趾能紮紮實實抓住地走路。Mandy 那種是向外翻了，即是好像我們平時走樓梯走得快時，腳一外翻便扭傷這樣的動作。

M：是啊！

W：你平時走路會否很辛苦？

M：後來我做過矯形手術，現在可以好像普通人一樣走路，但是因腰部不夠力，姿勢會擺來擺去。

W：腰部不夠力。問回 Henry，Henry 我剛也說了，你不是自小出生便有殘疾，你成長的背景怎樣？是不是獨生子？

H：可以算是，我有兩個姐姐，在家中排第三。由出世到讀書，或是到受傷前一刻也跟普通人一樣，都是一個健全的人。

W：即是過正常家庭生活。

H：是啊。正常的成長、正常的童年。

W：那麼家裡沒有殘疾人士了。

H：沒有，完全不認識這方面的事。

W：你說受過傷。是因為甚麼弄到這麼大件事？

H：我在香港讀完中學後，便去廣州讀大學，讀到三年級時候，我成為棒球隊成員。

W：打棒球。

H：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星期日，我跟同學和隊員到另一間大學作友誼賽，打棒球時是輪著上場的。未上場前，在旁邊見到一個同學躺在地上，我便跑過去蹲下扶起他。健全人士跑過去是十多秒時間。

W：是啊！

H：「哎呀，頭很痛！」根據現場報導，就是當時蹲下來時隨後有一個人想打在地上的那個人，但先打倒我，那個人是比我矮的。因為我蹲了下來，他在背後才打到這樣的傷痕。同學說打倒後五孔流血、吐白沫，接著便暈倒了。

W：當時這樣打到你，你感覺得到嗎？

H：有一個撞擊的動作，只知道痛，接著便暈倒了。

W：便暈倒了。暈倒了，正常情況是送你到醫院搶救，你在醫院裡過了多少天？

H：搶救也挺特別的，然後送了去另外一個醫院，因為另外一個醫院要先付款，便送我回大學的醫學院老師即時搶救；推進手術室即時搶救。學校便通知家人，由香港趕過去，去到已是晚上九點，我已經在手術室做完手術推出來。第一天清了少許急救的東西，第二天又做多一次手術，因為瘀血還沒有清。然後到了第七天再推入去做第三次手術時，是在瞳孔放大情況推入去的。第三次做手術的情況很特別。有一個晚上輪到媽媽照顧我，媽媽覺得奇怪：為何半小時我的手沒有動，手腳的肌肉沒有不隨意地動。便摸了摸，覺得冷冰冰的。於是叫護士來。護士說「沒有什麼事，他睡著罷了」。然後又再找另一個護士也沒理會她，便找了護士長，護士長一聽便拿了電筒打開眼睛一照：瞳孔放大。又有意外了。

W：哎呀！

H：便立即叫醫生，又再做手術。

W：當時你是清醒的？

H：不清醒，完全昏迷狀態。甚至在第三次手術後昏迷了一個月才醒過來。

W：但是你第一、第二次手術後出來時是清醒的？

H：也不清醒，在昏迷之中。

W：很長時間。

H：睡了一個月。

W：你睡了一個月，照你說醫護人員說做了三次手術。當你醒來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腳有變化變成行動不便呢？

H：我只是發覺為何那麼多人在這裡，家人全都在這裡，是什麼事呢？直到每天吃藥也不清楚是什麼事，聽到醫生跟護士說這個是偏癱，我便明白了。

W：你便知道了自己有一半的軀幹是……

H：不屬於自己的。

W：你當時的心情怎樣？

H：為何會是我呢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事情呢？自問也算是一個好的學生。

W：即是說為何命運會有一件不好的東西降臨在你身上。

H：是。

W：當時知道自己不能動，你接受到嗎？

H：是接受不到的。

W：但是醫生有沒有跟你說在多少年後，或者做物理治療可以康復？

H：沒有說這些，因為一覺醒來又遭遇到別的問題，例如：消化道出血。

W：後遺症。

H：有些後遺症出現了，每一天都是做一些當前所急的事。

W：就沒空理會能否動的事情了。

H：只是知道準時吃藥，甚至乎是護士送來的藥每一顆也問是什麼名，這個就是好處了，有一次派錯藥給我，我說「這顆藥不是我的。」

W：當時以我理解，你應該是清晰的。

H：也算是感恩，雖然我身體有一半不能動，但是我受傷部分不是思維、不是記憶；那些全部都正常，只不過喪失了左邊身體活動能力。

W：聽你說要吃藥，要做很多的治療，而且有很多其他的身體狀況變化，直到真正穩定時花了多少時間？

H：醫院的床背可以調起。當時醒來之後，坐起來一會兒也會覺得暈，接著又要調低。於是今天練習坐五分鐘，明天坐六分鐘，不斷增加時間上去。直到可以坐起不暈，已經過了三個半月。坐得起來後，醫院便說「不如上北京，北京有一間中國最好的康復治療中心，就是博愛醫院。」

W：博愛醫院。

H：維持主幹可以活動，看到一個曙光，好像有希望，或者到那裡會好一點，會有進展。帶著一個個希望，在治療期間，會使用神經生命因子。這個就是一九八四年的諾貝爾獎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希望，不同的曙光在前面。很想能再站起來，一直這樣，便不會想將來會否走路，吃什麼藥會否康復，不斷給自己希望。

W：好啊！那時聽來是有盼望的，應該可以克服。但我知道故事不是這樣發展的。暫時先跟你聊到這裡。因為我發現你太太經已很想很想分享她的故事，我們不要冷落她。